

# 玛尔塔与玛丽娅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著



# 玛尔塔与玛丽娅

（西班牙） 拉蒙·卡雷尼亚著



# 玛尔塔与玛丽娅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著 尹承东 李德明译

- 玛尔塔与玛丽娅
- 何 塞



Armando palacio Valdes  
MARTA Y MARIA / JOSÉ

**玛尔塔与玛丽娅**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著  
尹承东 李德明译  
责任编辑：许文 李全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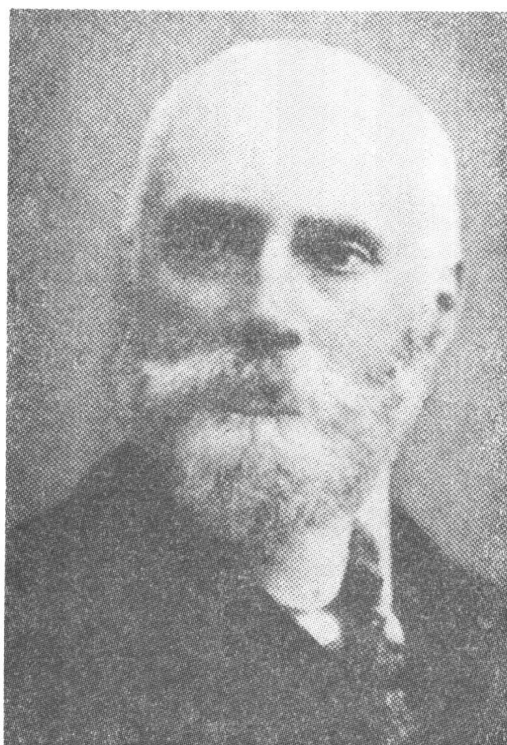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91,000 印张：13.25 印数：1—35,600  
统一书号：10109·1755 定价：1.45元



*Armando Palacios Valdes*

阿·帕·巴尔德斯

## 作者小传

阿尔曼多·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853—193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童年是在该国北部风景优美的一个山村度过的。十二岁到奥维多省会读中学。一八七〇年随同父亲去马德里,并在那里攻读大学法律专业。在马德里,他还与一些青年朋友共同创建了在西班牙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沙龙——“陶器店”,并曾担任“欧洲杂志”社社长。

阿·帕·巴尔德斯的文学创作始于撰写文学评论,他一生勤奋写作,是西班牙最多产、读者最广泛的作家之一。他一八八一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奥克塔维奥少爷》;一八八三年创作了第二部小说《玛尔塔与玛丽娅》,获得很大成功。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他迎来了创作的旺盛期,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小说出版,如:《何塞》(1885),《里韦丽塔》(1886),《玛克西米娜》(1887),《修女圣苏尔皮西奥》(1887),《李伯特船长的欢乐》(1899),《偏僻的乡村》(1903),《一位小说家的小说》(1921),等等,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

阿·帕·巴尔德斯的众多作品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笔触细腻,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而诙谐。西班牙文学界对他十分推崇,如伊巴涅斯说:“他是我崇敬的文学大师之一,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德巴盖洛评论:“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富有诗情画意,感情真挚而细腻”。

# 玛尔塔与玛丽娅

尹承东 李德明 译

## 说 明

在本书里，我无意攻击真正的神秘主义，也不想嘲弄修炼生活。我国文学大师塞万提斯，在他的不朽著作《堂吉诃德》中，也没有抨击荣誉观点和英雄主义。尽管我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惩恶扬善，因而是一种能动的生活，但我也懂得，没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就是说，设若我们的精神不和上帝神秘而亲切地结合在一起，慈善本身并不能赐福于我们。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把神明当作虚幻，把生活当作幻觉，正如表现出骑士风格的精明绅士堂吉诃德沉迷于幻想中一样。本书就旨在反对这些狂热的、想入非非的、实际上是虚荣和自私的心灵。如同骑士小说描写的行侠冒险致使脆弱的灵魂失去理智一样，圣徒的传记家们的某些夸大其词，对于性情偏激的人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只有纯朴的心灵才能使上帝和人类共感欣慰。救世主说过：“要有孩子的，或者象孩子那样的心灵。”正是这种想法激发我创作此书。不过，由于某些善良的人认为我本书中鄙夷修炼生活，嘲弄上帝在一些教会顶礼膜拜的女圣徒身上所显示出的超自然本领，并且由于抨击虚伪的神秘主义，而玷污了真正的神秘主义，我要郑重声明：如果真的如此，我实感遗憾。我对书中的每个字，只赋予它一种实意，即与基督教的信仰和天主教的教义相一致，因为这正是我引以为荣的准绳。

阿·帕·巴尔德斯



## 一 在大街上

柱廊下，人们你拥我挤，都想把身子缩得小小的，竭尽全力钻到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去。夜黑得少见，伸手不见五指。那些好奇的人在黑暗中寻找着插足之地，一旦和别人的脚相碰，就又踢又踩。有的人火冒三丈，偷偷地把拳头打向他人的眼睛。被打的人立刻用手抚摸，并且是常常尖叫着：“野东西！你还想……！”但是，人群中立刻发出了一阵嘘声，打断这个人刚刚开始“演说”。于是重新寂静下来。那时，聚集在那里的聂瓦镇的居民们最渴望的就是寂静。哪怕是弄出一点点声音，都会被认为是有意捣乱，立即遭到众人的严厉非议。咳嗽和喷嚏均在禁绝之列，笑话和说话声就更受到责骂和痛斥了。那是深秋一个凉爽的夜晚，人们却挥汗如雨。

对面房屋柱廊下的情景和这里相差无几；不过，街上却只有寥寥数人，因为牛毛细雨正在不紧不慢地下着，而聂瓦人对这种小雨也是从不小觑的，尽管是绵绵细雨，到头来也会象倾盆大雨一样把人淋得如落汤鸡呀。只有几个人撑伞遮雨，另外几个没有伞的人，泰然立在街中，任其雨淋。

埃罗尔萨家的阳台门窗半开半掩，缝隙中射出欢快而活泼的亮光，这使外边漆黑潮湿的夜愈发凄凉。阳台那里时而传出阵阵美妙宏亮的钢琴乐曲。

埃罗尔萨宅第座落在那条狭长街道之首，象聂瓦镇的所有房舍一样，前后都护有柱廊。它的正面临街，带有阳台的另一面朝向广场。这广场宽阔美丽，有城市广场的气魄。尽管黑暗不容我们看清这座宅第的外貌，但可以断定是一幢制工精细的石料房屋，只有两层，带有宽大的柱廊，它那华丽雅致的连环拱绝好地道出了主人身世不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柱廊呢，沿街而下的房屋的柱廊既低矮又狭窄，只是用粗糙的毫无雕饰的圆柱支撑着。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廊内地面也有天壤之别，埃罗尔萨家的柱廊用光滑石板铺地，而其他柱廊的地面则是用鹅卵石铺砌的，行走很不舒服。我们并不因此妄称那宅第是座宫殿，不过，肯定它是一个贵人为自用所建却并不唐突。房屋只有两层，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建筑师的设计风格很独特，典雅至极，大小恰到好处。但是，人们更为注意的，无疑是房子并不奢华，而只是一般贵族世家的宅院，这虽然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嫉妒，却不会在平民百姓中燃起豪门的奢华一向招致的那种仇视和怨恨之火。

天空阴沉沉的，云层把它孕育的冰冷而细小的雨滴不停地洒落下来。阴影包围吞噬了这所宅第，拱形门内和雕饰的凹陷部位更是漆黑难辨。但是，阴影丝毫无意凑近半掩半开的阳台，因为它被那明亮而欢快的灯光吓得不敢近前。阴影窥探着室内幸福的天堂，不禁产生了嫉妒之心，于是便把它的仇恨变成雨水，倾泄在那些甘愿在落雨天里听钢琴弹奏的人们的头上。

挨挨挤挤躲在对面柱廊下看热闹的人，眼睛紧紧盯着阳台，而那些聚集在埃罗尔萨家拱门下的人，由于无福享有这种地利，只得求助于耳朵；为了尽量听清琴声，他们把手掌放在耳郭后边，

并且稍稍往前弯着。两边柱廊下也都漆黑如墨，镇政府的门灯光线微弱，照射不了多远，只是在广场的远处勾画出一个小小的亮圈，在被雨水淋湿的石头地面上反射出惨淡的光芒。人影中不时有人点燃一支香烟，刹那间映照出抽烟人的胡须。远处，街角那边有一家日用小五金杂货店还在营业，店主的身影不时地在门前掠过，他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结账。这店铺的上层，阳台的门窗四敞大开，说话声，嬉笑声，台球的撞击声，都能传到柱廊这里，只是幸好十分微弱罢了。那里是“星星”咖啡馆，有十几位常客，每晚都呆到深夜方才离去。不过还算肃静，尽管由于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弄出点声音，比如有人走动，活动身体，特别是咬着耳朵窃窃私语。

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钢琴用颤音欢快多情地弹奏着《茶花女》：“啊，至高无上的耶稣哟，为何那么年轻就与世长辞！”序曲一过，旋律柔和的伴奏曲开始了。人们焦急地期待着。终于，和着钢琴的伴奏响起了明快甜美的歌声，这歌声犹如从天而降，响彻整个广场。两旁看热闹的人，顿时蠕动了，仿佛用手指按动了一架电机的开关一般；同时，一阵兴奋的低语声在人们中间扩展开来。

“是玛丽娅，”三、四个人不约而同地说。声音小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得见。

“终于等到了！”一个人稍稍抬高声音说。

“唱得真动听，好极了！罐头厂的那个家伙唱得象驴叫似的。”另一个人冒冒失失地喊道。

“先生们，诸位请肃静，我们还要听呢！”一个人气呼呼地叫起来。

“让那个家伙闭上嘴！”

“滚开！”

“别吵啦！”

“嘘，嘘——！”

“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没有比这个镇上的人再没有教养的啦！……”那个气呼呼的声音又喊叫起来。

“请住嘴！”

“您别讨没趣，蠢货！”

“嘘，嘘——！”

大家终于静了下来，威尔地的热情奔放的曲调弹奏得格外娴熟，声声入耳。玛丽娅的歌声从半开着的阳台门窗中传出来，撕破了外边细雨蒙蒙的夜空，在广场上高亢地回荡，然后渐渐地消失在聂瓦镇的街头。夜晚的寂静和凄凉使得歌声显得更加甜美——这是所有褒扬之词的最高概括，也显得更加响亮了。对坐在“皇家剧院”顶层楼座半掩着面孔的内行人来说，这位女歌唱家在某些地方的咬字吐音技巧并不高明，然而在那些没有受到音乐气氛熏陶的人的眼里，不消说这歌声已是很动听的了，特别是那圆润的歌喉令人陶醉，音色沁入肺腑。

两边柱廊的“听众”，和淋雨站在大街上的人一样，显然被歌声感动了。村镇上的人向来比大都市的人更狂热痴情地喜爱音乐。这也许是因为在大都市里，教堂、剧院和沙龙，处处可以听到演奏和歌声，而在村镇里，却难得有这样的缘分。没有人吭一声，没有人动一步。他们半张着嘴巴，眼睛直勾着，着了迷似地倾听那悲伤的旋律，即薇奥莱达在饱受折磨之后，怀着哀怨告别人世。一些易动感情的人，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情场上的某次奇

遇，不由得簌簌泪落。雨依然下个不停，犹如上天要把它永不枯竭的水源统统倾注下来。两个站在大街上的人摸了摸自己的衣服，抖了抖礼帽，嘴里低声诅咒着该死的天气，躲到了柱廊下。这一来马上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轻轻的骚乱。

有三个矮小的身影，悄悄离开了柱廊下的人群，来到一根圆柱旁，他们的模样看不太清楚。我们请读者暂且和这几个人打一下交道吧。其中一个拿出一根火柴点烟，这时立刻映现出三个十四、五岁柔嫩的、顽皮的面孔。火柴一灭，这些面孔便又隐而不见了。

“喂，马诺罗，”其中一个尽量压低声音说。“谁给你的那个口哨？”

“我从哥哥那儿摸来的。”

“是琥珀的吧？”

“是琥珀和珍珠石的。我哥哥在马德里花了三个杜罗买的。”

“如果他知道是你拿了，有你好受的！……”

“住嘴，傻瓜。佣人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出了这类事情，肯定找他算账啦！……”

一个离他们比别人都近的人厉声叫他们住嘴。孩子们不作声了。但是，马诺罗突然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听着，伙伴们。我能立刻把这里搅得乱哄哄的。我来它一下子，好不好？”

“好，马诺罗；好，马诺罗！”另外两个孩子马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看得出，他们对伙伴的捣乱本领深信不疑。

“那好，你们等着瞧吧，站在这儿别动。”

马诺罗离开他们一段距离，藏到一扇门旁，大声尖叫了三下。

这叫声和狗遭到毒打时的惨叫一模一样。于是，全镇的狗儿一下子狂吠起来，吠声顿时响彻夜空。所有的狗聚集到了一起，汪汪叫个不停，宛如一条大猎犬一般，强烈抗议对它们同类的惩治。玛丽娅的歌声被狗的狂吠完全淹没了。听众们痛苦地蠕动起来，一阵大乱，大声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他们诅咒那些可憎的野兽，企图叫它们安静下来。然而，最后看到自己的努力毫无效果，便不再去理会了，等它们自己停下来。果然，吠叫声渐渐变得稀疏了，遥远了，最后完全平息了下来。不过，那家刚刚关门的小五金店的狗还是继续发狂地叫了一阵。最后，这条狗也停息了，尽管听起来很不情愿。行将咽气的薇奥莱达的歌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如同先前一样柔美、清脆。听众又恢复了原有的惬意的激动心情，虽然不免有些惴惴不安和紧张，仿佛惧怕那种美好的享受随时都会被剥夺似的。

马诺罗忍住笑回到伙伴跟前，伙伴们也忍住笑，轻轻鼓掌欢迎他。

“喂，小马诺罗，再来一次。”

“别急，稍等一会，要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过了片刻，马诺罗又蹑手蹑脚地走开了，他绕过人群，走到对面，从那儿又象刚才一样惨叫了三声，于是，雷鸣般的狂吠声也便直冲霄汉。人群又乱作一团，喊叫声也愈发加剧。你一言，我一语，愤怒得象开了锅。

“太可怕了！”

“这些该死的狗也来凑热闹，给我们演奏音乐呢！”

“那条尖叫的狗是罪魁祸首！”

“该死的！……”

“挨千刀的！……”

“肃静，肃静，能听清点啦！”

“还听什么呀！……我今天真倒霉！”

“肃静，肃静！”

“嘘，嘘——！”

狗儿觉得是时候了，便一个接一个地收住不叫，平静又渐渐恢复。薇奥莱达的颂歌重新响了起来，凄婉而温柔，情意绵绵。玛丽娅演唱得如泣如诉，好象紧缩着心房，热泪滚滚。还有一条狗，亦即小五金店的狗，仍在狂吠着，十分惹人讨厌，因为象这样子玛丽娅的歌声是不能清晰地传入听众耳朵里的。一个人手提大棒，走出人群，到了大街上。他穿过广场，去叫那条狗老实下来。可是，那条狗马上嗅出了危险，拔腿逃掉了。这个人又挤回柱廊里。广场终于完全静肃下来，歌迷们又能尽情地欣赏埃罗尔萨家举办的音乐会了。

马诺罗怎么啦？他的两个伙伴已等了他好一会，准备给予他当之无愧的夸奖。但是，他一直没有出现。

最小的一个孩子最后怯生生的问另一个伙伴：

“你说说：如果马诺罗叫的时候被人捉住，会把他怎样呢？”

“不会怎么样，顶多揍他两棒子就是了。”

问话的孩子轻轻抖动了一下，不再作声了。

“不过，得了吧！”另一个孩子继续说道。“他没有被捉住，肯定没有。他才不会叫人捉住呢！”

这时，马诺罗在对面的柱廊下更加疯狂地叫了两声，镇上的狗立即呼应，再次狂吠了起来。两侧柱廊下听唱歌的人那时的反应是难以描述的。骚乱实际上达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无数只手

在黑夜中摆动起来，挥舞着可怕的手杖和雨伞。两群人同声恶狠狠地咒骂那些狗。他们的脑袋嗡嗡直叫，气得发了昏，一心要报复，把那些可恨的东西全部打死。

“把那条捣蛋的狗打死！”一个声音喊道，骚乱停了下来。

“对，对，打断它的脊梁骨！”另一个人说，他已在寻觅最好的置那条狗于死地的方法了。

“打死它，打死它！……”

“可是，这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呢？”

“抓住它，打断它的脊梁骨。”

“找不到那条狗，就打断它主人的脊梁骨。”

“说得对，拿它的主人算账。”

“让雷把狗和狗的主人全劈死！”

喧闹大起，喊声此起彼伏，附近几处阳台吱呀一声轻轻打开了。几颗探询的脑袋伸出来，由于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怕着风受寒，便立刻缩了回去。埃罗尔萨家也有三、四个人探出身子，同样很快缩了回去。噢，真可惜！他们一退回室内，便随手把阳台门关上了。

“该听的我们已经听到了！”

“他们把阳台门关上了？”

“对，先生；他们关上了，全部关上了。”

人群中传出一阵低沉的叹息声，这叹息声充满了倦意和怨恨。接着是片刻的平静，犹如是对破灭的希望慰藉。人们仍然原地不动。最后，一个人高声喊道：

“先生们，祝大家晚安，你们痛痛快快地玩吧，我可回家睡觉去了。”



这个人一声招呼，把人们从木然中唤醒过来。人群开始慢慢地散去，同时发出恶狠狠的咒骂声。有些人顺着柱廊离去，有些人撑开雨伞穿过广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留在原地，唠唠叨叨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最后剩下五、六个人，他们站在那儿谈累了，便到“星星”咖啡馆去继续谈。在从柱廊到咖啡馆的路上，一个气忿的声音——就是骂聂瓦镇的居民缺乏教养的那个人——更怒不可遏地说道：

“我总是说，没比这个镇上的狗再没有教养的了。”